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護法上　本傳六　附見四

齊逸沙門釋曇顯傳一

魏洛都融覺寺釋曇無最傳二

周終南山避世峯釋靜藹傳三　慧宣

周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傳四　慧影　寶貴

周新州願果寺釋僧勔傳五

隋京師雲花寺釋僧猛傳六

釋曇無最姓董氏武安人也靈悟洞微飡寢玄秘少稟道化名垂朝野為三寶之將即像法之金湯諷誦經論堅持律部偏愛禪那心虛靜謐時行汲引咸所推宗兼博貫玄儒尤明論道故使七衆望塵奔赴有繁為家獻世情重積揖四部行施英誨多以戒禁為先鼓動物機信關雲布曾於鄴都崇尊寺說戒徒衆千餘並是當鋒挾受常計之外乃長六十家房坐端門學至正月三十日布薩行籌依位深座其異既无外來通夕懷疑明旦告有者見從鄴城西而來者並異論大德衣服正怗翔步閑雅齊見從鼓山東面而來於中路逢者皆云往鄴尊德僧說戒如是數數

深悟其奧既无外求不通夕懷焉明旦
而捨者一見從邯鄲城西而來者並
異倫大德衣服正帖翔步閑雅容有
見從鼓山東面而來於中路逢者
皆云往北下尊德禪師如是數數
節級勸其年歯相狀久數多少恰滿
七十焉故知道會聖心是幽靈追降
禪林群隱咸非妄承康德洽[illegible]寰
當朝望徽勅住洛都融覺寺即請
河宮[illegible]所立廊宇充溢有十三里
衆義千數導妙涅槃華嚴僧徒千
人帝業方息天竺沙門菩提留支見
而礼之号為東土菩薩嘗讀[illegible]之所
撰大乘義章每彈指唱善翻為梵字
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礼之為
聖人矣然其常以弘法為任元魏正
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請釋李兩
宗上殿齋訖侍中劉勝宣勅請諸法
師等與道士論義時清道館道士姜
斌與融對論帝問佛與老子同時不
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為侍
者文出老子開天經據此明是同時
融問曰老子周何王而生何年西入
斌曰當周定王三年在楚國陳若縣
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生簡王四
續高僧傳[illegible] 第二十六丁 承
年為守藏吏敬王元年年八十五見

斌曰當周定王三年在楚國陳苦縣
厲鄉曲人里九月十四日夜生簡王四
年為守藏吏敬王元年年八十五見
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
胡納斯明矣家曰佛當周昭王二十
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
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經三百四十
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
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三
十年乃與尹喜西遁此乃年載懸殊
无乃謬乎斌曰若如来言出何文紀
家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
文斌曰孔子制法聖人當時於佛逈
无文志何耶家曰孔氏三俻卜經佛
之文言出在中俻仁者識同管窺覧
不知遠何咻自達帝遣尚書令元乂
宣勅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令下席
又議開天經是誰所說中書侍郎魏
收尚書郎祖瑩就觀取經太尉蕭綜
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
欒散騎常侍温子昇等一百七十人
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餘無言
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時加
斌極刑西國三藏法師菩提留支苦
諫乃止配徒馬邑家學優程舉繼子

魏史籍甚騰聲移肆通國遂使達

儒朝士降階設敬棲足歸依佛法中
興惟其開務後不測其終
釋曇顯不知何人元魏季序遊止鄴
中栖泊僧寺的無定所每有法會必
涉其塵皆通諮了義隱文自餘長習
散說便捨而就餘講及後解至密理
顯便輙已在聽時以此奇之而覩其
儀服猥濫名相非絜頻復輕削故初
並不顧錄惟上統法師深知其遠識
也私惠其財賄以資飲噉之調或因
醟醉臥于道邊時復清卓整其神器
及文宣受禪齊祚大興天保年中釋
李二門交競優劣屬道士陸修靜妄
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
者遵奉會梁武啓運天監三年下勅
捨道帝手制疏文極周盡修靜不勝
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
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
冀興道法帝惑之也乃出勅召諸沙
門與道士對校道術尒時道士祝諸
沙門衣鉢或舉或轉或祝諸方梁橫
竪於地者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

對士女擁內貴賤彼心並以靜徒為

沙門衣鉢或舉或轉或祝諸方梁橫
豎於地者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

對士女擁內貴賤稱心並以靜徒為
勝也靜洒高談自伐矜術道術唱言
曰神通權設抑挫强侮沙門現一我
當現二今薄示微術並辭屈退事亦
可見帝命上統令與靜捕試上曰方
術小伎俗儒耻之况出世也雖然天
命相拒豈得無言可令衆下座消對
之時顯位居末席酒酣戚扶轝登
座因立而笑衆皆憚焉而是上統所
遣不敢有諫顯語李宗云向誇現術
一之與二者深有致矣即於座上翹
足而立曰吾已現一矣卿可現二各
無言對顯曰向祝諸衣物飛舉者試
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祝之皆無
動搖帝勅十人舉之不動如故乃以
衣置諸梁木帖然無驗諸道士等相
顧無顏猶以言辯為勝乃曰佛家自
号為內內則小也諂道家為外外則
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
小庶人矣靜與其衆緘口無言文宣
處座自驗虛否其徒介曰皆捨邪從
止求哀濟度未發心者勅令深剃披
斬首者非一自号神仙者並上三爵

臺令其騁身飛逝悉委尸乎地為安

斬首者非一自号神仙者並上三爵

臺令其提身飛逝志委尸于地爲妄
斯伏乃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
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世中
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祗崇麴蘖是味
清虛焉在腥腷斯甜慈悲永隔上異
仁祠下乖祭典宜皆禁絕不復遵事
須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
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廣
如别傳所載于時齊境一心奉佛國
無兩事迄于隋運方漸開宗委東
川此裒猶少傳者曰達化護持融尚
驅名秦世小以致遠顯公著續高齊
知人難哉上統揣其骨則千里駿足
異世同駕以貞取人失之自古則從
餘玄黃矣復何能抗衡之哉顯竟以
放達流俗潛遁人世不知所之

釋靜藹姓鄭氏滎陽人也夙標俗譽
以溫閏知名而神器夷簡卓然物表
甫為書生博志經史諸鄭魁岸者咸
賞異之謂吾宗黨其此兒矣與同伍
遊寺觀地獄圖變顧諸生曰異哉審
業理之必然誰有免斯酷者便強違
切諫二親不能奪志鄭宗固留藹決

烈愛縛情分若石遂獨往百官寺依

切諫二親不能奪志鄭宗固留諮決

烈愛縛情分若石遂獨往百官寺依
和禪師而出家時年十七具戒已後
承仰律儀護持明練時所戴重又從
景法師聽大智度論一聞神悟謂敵
重幽更習先解便知蹬迹周行齊境
顧問知律講席論堂亟陳往復詞令
詳雅理趣清新皆略無承導終于世
累乃撫心曰余生年不幸會五濁交
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鄙進退惟谷高
蹈可乎遂心口相爭擯影嵩岳尋括
經論用忘寤寐然於大智中百十二
門等四論家為投心所崇餘則旁鑽
異宗成其通照言必藻績珠連書亦
草行相貫高為世重罕不華之後自
悟曰綺文爽理華寔亂真豈流宕忘
返不思懲艾乎自尒揩而斷之惟以
釋道東鶩並未前聞恐涉邪津悔於
晚學又入白鹿山遊觀黃老廣攝受
之途莊惠詭駁標寓言之論未之尚
也聞有天竺梵僧碩學高行世之不
測西達咸陽諮求道情猶欣所聞見
秋度關塞載離寒暑既至渭陰未及
洗足即申謁敬昔聞今見見累於聞

大鼓徒揚資訪無指乃潛形倫伍陶

隣塞載離寒暑既至渭陰示及
洗足即申謁敬昔聞今見見累於聞

大鼓徒揚資訪無指乃潛形倫伍陶
甄舊解蕪没遊適知我者希掩抑十
年達窮通之數體因緣之理附節終
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祛亡反
峯名避世依而味靜維一繩牀廓无
庵屋露火調食絶諸所營㠯彼竊徒
誨示至理令其致供日就敎之雖屬
膿漬横流對治而無猒惡由是息心
之衆徃結林中授以義方替爲學市
山本無水須便飲澗嘗於昏夕學人
侍立忽降虎來前掊地而去及明觀
之漸見潤濕乃使洮漉飛泉通注徒
是遂省下澗須便挹酌令錫谷避世
堡虎掊泉是也謁立身嚴恪達解超
倫攝林引衆講前四論意之所傳繼
相弘利其說法之規尊而乃演必令
學侶祖立合掌慇懃鄭重經時方遂
乃勑取繩牀周繞安設致敬坐訖論徐
取論文手自指摘一偈一句披釋取
悟顧問聽者所解云何令其傳意方
進後偈旁有未喻者更重述之每曰
再講此法無急常自陳曰余猒法惕
夲生不值佛世縱聞遺教心無信奉

恒懷怏怏終須練此身心有時試縱

兼謙山法無怠常自陳曰余歆法惕
本生不值佛世縱聞遺教心無信奉

恒懷怏怏終須練此身心有時試縱
雖欲誠心造惡有時攝念惟願假僧
相善如此不名安身如此不名清心
故約已制他誠非正撿然末世根緣
多相似耳必猒煩惱者須住不辭具
儀者雖此其開蒙敦勵皆此類也有
沙門智藏者身相雄勇智達有名負
粮二石造山問道因見横枝格樹戲冒
稱身過為鵠見初不可止三日已後
方召責去腹中他食何得輙戲如此
自養名為兩足狗也藏銜泣謝過終
不兼納遂遣出山沙門曇延道安者
世号玄門二傑當時頂盖名德相勝
及論教體紛諍由生諮鵠取決讓謝
良久方為開散兩情通悅不覺致礼
各鳴一足跪而啓曰大師解達天鑒
應處世攝導今則獨善其身衰德泉
石未見其可鵠曰導貴行用不即在
言余觀時進退故且隱居求志耳今
後事故入城還歸林野属周武之世
道士張賓譎詐罔上冒增榮寵潛進
李氏欲廢釋宗既縱倖禁宸蠅飛黃
屋與前僧衛元嵩脣齒相副帝精悟

朗鑒內烈外溫告僧入內七宵礼懺欲

屋與前僧衛元嵩脣齒相副帝精悟

朗鑒內烈外温出僧入內七宵礼懺欲
親覩僭犯莫申殿黙時既察知各加
懇到帝亦七夕同僧不眠為僧讀唄
幷諸法事經聲七轉莫不清靡事
訖設會公陳本意有猛法師者氣調
高拔躬抗帝旨言頗激切衆恐禍及
其身帝但述懷曾無赦退藹聞之嘆
曰朱紫雜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
衆流離四民倒惑哉又曰食周之粟
飲周之水食椹懷音寧無酬德又為
佛弟子豈可見此淪滑坐此形骸晏
然自靜寧大造於像末分俎醢於盜
跖耳徑詣闕上表理諍引見登殿舉
手唱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
恩酬檀越厚德援引經論子史傳記
談叙正義據證顯然從旦至午言無
不詣明不可滅之理交言支任抗對
如流梗詞厲色鏗然無撓百僚近日
代之戰慄而神氣自若不阻素風帝
雖愜其詞理而滅毀之情已決既不
納諫又不見遣藹又進曰釋李邪正
人法混并即可事求未煩聖慮陛下
必情無私隱涇渭須分請索油鑊殿

庭取兩宗人法俱煑之不害者立可

人法泯并□可事求煩取三處陛下
必情無私隱涇渭須分請索油鑊殿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第十二丈　承
違取兩宗人法俱考之不啻者立可
知矣帝怯其言乃遣引出時宜州沙
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俱不用言乃與
同友七人於弥勒像前礼懺七日既
不食已一時同逝鵠知大法必滅不
勝其虐乃携其門人三十有餘入終
南山東西造二十七寺依巖附險使
逃逸之僧得存深信及法滅之後帝
遂破前代關東西數百年来官私佛
法掃地並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禹
貢八州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
充爲第宅三方釋子減三百万皆復
軍民還歸編户三寶福財其貲無數
簿録入官登即賞費分散蕩盡初於
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關中其禍既畢
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任氏
部於所治府與左右彷徉天望忽見
五六段物飛騰虚空在於鳥路大者
上摩青霄大如十斛囷許漸漸微没
自餘數段小復低下其色黄白卷舒
空際類幡無脚介日天清氣静纖塵
不動但增炎曦而已因往冬官府道
經圓土北見重牆上有黄書横拖棘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第十三丈　承
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

不敻但增歎曉而曰國從今而返
經圓土北見重牆上有黃書攅梔棘

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
九卷問其所由荅去從天而下飛揚
墜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
違虐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緘篋笥屬
隋興運轉牧龔州爰命所部從事趙
縮叙之日有清信大士具官身嬰俗
累悠崇法理精感明靈神化斯應遂
使羣經騰翥翮等扶揺之上昇隻卷飄
返若丹烏之下降其去也明惡世之
不居其來也知善人之可集應瑞乎
如彼聖著乎如此我皇出震乘乾更
張琴瑟親臨九服躬揔八荒知三寶
之可崇體四生之不固遂頒海內修
淨伽藍是使像法氤氳同諸舍衛僧
尼隱軫還類提河特以此經像明靈
著自非稱善焉餘致斯敢事族表傳
芳後葉初武帝知鵠志烈欣欲見之
乃勅三衛二十餘人巡山訪覓氈衣道
人朕將位以上御共治天下鵠居山
幽隱追蹤不獲後於太一山錫谷潛
遁觀大法淪廢道俗無依身被執纒
無力歟讚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即
事捨身故先相告衆初不許慕從閒

法使閑覽見大小諸乘撰三寶集二十

無於四諸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既
事捨身故先相告衆初不許慕從聞

法便閑覽大小諸乘撰三寶集二十
卷假興賓主會遣疑情抑揚飛伏廣
羅文義弘讚大乘光揚像代并録見
事指掌可尋冥藏諸巖洞廢後代
之再興耳自鷲入法行大慈門繒纊
皮草一無踐服惟履毼布終于報盡
後猒身情迫獨據別巖勅侍者下
山明當早至鷲加坐盤石留一內衣
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掛于
松枝五藏都皆外見自餘觔肉手足
頭面剔挑都盡並惟骨現以刀剖心
捧之而卒侍人心驚通夜失寐明晨
走赴猶見合掌捧心身面西向加坐
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但見白乳
滂流凝于石上遂累石封外就而殮
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
秋四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
諸別傳親侍沙門慧宣者內外博通
奇有志力痛山頹之莫仰悲梁壞之
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訪道
思賢者入山礼敬循諸崖險乃見鷲
書遺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
意不謂變為白色即是魔業不遂所

以墨書其文曰諸有緣者在家出家

書遺偈於石壁題云……
意不謂變為白色即是魔業不遂所

以墨書其文曰諸有緣者在家出家
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生
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
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
法三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叙之
無益之身　惡煩人功　解形窮石
散體巖松　天人修羅　山神樹神
有求道者　觀我捨身　願令衆生
見我骸骨　煩惱大船　皆為覆沒
願令衆生　聞我捨命　天耳成就
菩提究竟　願令衆生　憶念我時
具足念力　多聞總持　此報一罷
四大彫零　泉林逕絶　巖室無聲
普施禽獸　乃至蜫蟲　食肉飲血
善根內充　願我未來　速成善逝
身心自在　要相拔濟　此身不淨
底下糜囊　九孔常流　如漏隄塘
此身可惡　不可瞻觀　薄皮裹血
垢汙塗湯　此身臭穢　猶如死狗
六六合成　不從花有　觀此臭身
無常所因　進退無免　會遭蟻螻
此身難保　有命必輸　狐狼所噉
終成蟲蛆　天人男女　好醜貴賤

死火所燒　暫見如電　死法侵人

此身難保　有命必輪　獨獲兩寶

終成蟲蛆　天人男女　好醜貴賤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第十五張　尹

死火所燒　暫見如電　死法侵人

怨中之怨　吾以為讎　捨斷根源

此身无樂　毒蛇之篋　四大圍遶

百病交涉　有名苦聚　老病死數

身心熱惱　多諸過咎　此身无我

以不自在　無實橫計　凡夫所牢

久遠迷惑　妄倒所使　曾失善根

畜生同死　棄捨百千　血乳成海

骨積大山　當來熱倍　未曾為利

虛受勤苦　衆生無益　於法無補

忍痛捨施　功用無邊　捨不退轉

出離四淵　捨此穢形　願生淨土

一念花開　弥陁佛所　速見十方

諸佛賢聖　長辭三途　正道決定

報得五通　自在飛行　寶樹飡法

證大無生　法身自在　不斷三有

弥除魔道　護法為首　十地滿足

神化無方　德備四勝　号稱法王

願捨此身已　早令身自在　法身自在已

在在諸趣中　隨有利益處　護法救衆生

又復業應盡　有為法皆然　三界皆无常

時來不自在　他殺及自死　終歸如是處

智者所不樂　應當如是思　衆緣既運湊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第十六張

業盡於今日

時來不自在　他家不自在　[illegible]如是處

智者所不樂　應當如是思　衆緣既運湊

葉盡於今日

釋道安俗姓姚馮翊胡城人也識悟
玄理早附法門性無常師聞道而至
兼以恬虛靜泊凝心勝境謙肅為用
動止施度凡厥禪侶莫不推服後隱
于太白山栖遁林泉擁志經論思拔
深定慧業斯舉旁觀子史粗渉大經
而神氣高朗挾操清遠進具已後崇
尚涅槃以為遺訣之教博通智論用
資弘道之基故周世渭濱盛揚二部
更乎談誨無替四時住大陟岵寺常
以弘法為任京師士子咸附清塵安
内外既明特善文藻動言命筆並會
才華而風韻疎通雅調翔簡執礼居
尊仁被朝貴故榮達儒宰知名道士
日來請論咸發信心故得義流天下
韋僾從之周武廓清天步中外禔福
頻御殿輦躬礼安焉安道為物宗坐
鎮崇敬今帝席地而止安則如常敷
化高談正法詞無渉世公卿側目觀
者榮慶時及中食安命供設帝將舉
筯曰弟子聞俗人不合僧食法師如
何以罪累人安曰佛教權實律制開

遮王賊惡目並通供給貧道據法相

何以罪累人安曰佛教權實律制開
遮王賊惡目並通供給貧道攘法相

擬理非徒介帝曰審如来言非佛意
也但恐損道衆耳又與賊目同席誡
無預焉即勑將去更論餘法曽不以
介意斯即季代之高量也後勑住大
中興寺别加殊礼帝往南郊文物大
備勑諸道俗同觀通衢勑别及安令
觀天子鹵薄儀具安荅曰陛下為民
故出貧道為法不出帝聞彈指嘆善
久之安鑒悟絶倫德風遠扇立形平
雒守道自遵皆此類也與同學慧雋
知名周壞雋姓朱氏京兆三原人生
胷臆流略儒釋談如泉涌攻擊關責
鋒鍔叢萃曽於一日安公正講涅槃
雋命章設問遂往還迄暮音不消文
明旦又問講難精拔安雖随言即遣
而聽者謂無継難雋終援引文理徵
並相訓遂連三日止論一義後兩捨
其致方事解文故使驚唱前修預聞
高揖雋後歷尋華土継學名師凡所
霑耳皆義通言得安與同室三十餘
年言晤飛玄誠逾目擊因疾而卒安

撫屍慟哭曰宣尼有言信不虛矣至

[illegible]
年言晤飛玄誠逾目擊因疾而卒安
撫屍慟哭曰宣尼有言信不虛矣至

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
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
千餘人於正殿帝昇御坐親量三教
優劣廢立衆議紛紜各隨情見較
其大抵無與相抗者至其月二十日
又依前集衆論弁各是非滋生並莫
簡帝心索然而退至四月初勅又廣
召道俗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
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
異鸞乃上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
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
文極詳據事多揚激至五月十日帝
又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為傷蠹道
士即於殿庭焚之道安慨時俗之混
并悼史籍之沉網乃作二教論取擬
武帝詳三教之極文成一卷篇分十
二初歸宗顯本篇有客問曰僕聞風
流傾墜六經所以緝修誇尚滋彰二
篇所以述作故優柔弘潤於物必濟
日儒用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斯皆
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
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

其旨趣則亹亹茲始良然三教雖殊

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
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

其旨趣則亹亹茲始良然三教雖殊
勸善一途教迹誠異理會則同至一
如老嗟身患孔嘆逝川固欲後外以
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异釋典之
猒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
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於
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而
謂匿摩尼於胎孕掩大明於重夜傷
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旨祈之弥
劫奚可值哉主人荅曰子之窮辯未
盡理也夫万化本於生生三才兆於
始始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
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
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救形之
教教稱為外濟神之教教稱為內是
以智論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兩
論大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
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
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為內儒教為
外備彰聖典非為誕謬詳覽載籍尋
討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何者昔
玄古樸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
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

流咸為治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若

玄古撲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
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
流咸為治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若
流而別之則應為九教捴而合之則
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
談其籍也普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
化之內合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
成覺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
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
眩曜朝野矣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
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
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
固非名号所及化檀繫表又非情智
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
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
深淺談明六道辯善惡之升沉實期
出世而理無不周迹絕王化而事無
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
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
家農黔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
也惟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
稱之曰權無餘了義号之為實通言
善誘何名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
義一余謂善有精麁優劣宜異精者
超百化而高升麁者循九居而未息
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

義一乘諸善有精麁何以宣異精者
趣百化而高昇麁者循九居而未息

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
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
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
何耶筌理之謂理者何耶教之所詮
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
得異筌不期魚蹄不為兔將為名乎
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
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
內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
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辨究心窮於
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
而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
無量相非諸二乘所知且二乘之與
大行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慧兼九
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比
巨壑微塵之比須彌況凡夫識想何
得齊乎故經曰無以日光等彼螢火
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
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
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岳
實淵然後方平續鳬截鶴於焉始等
此蓋狷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
故讚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讀廣其

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

此蓋猶夫之 誑豈達士之良觀乎

故諺曰紫奪朱狂斯濫哲讀廣其

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
以成軀稟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心
是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同
之於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
齊之其義安在帝為張賓搆評意遣
釋宗初覽安論通問僚宰文援卓然
莫敢排斥當時廢立遂寢誠有所推
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
乃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
李有名者並著衣冠為學士焉事在
別傳安削迹潛聲逃于林澤帝下勑
搜訪執詣王庭親致勞接賜牙笏綵
帛并位以朝列竟並不就卒于周世
初安之住中興與母相近每旦出覲
手為煮食然後上講雖是侍人不許
兼助乃至折薪汲水必自躬其身手
告人曰母能生養於我非我不名供
養卒于母世初無一息斯准大聖攜
棺之像布化澆夫矣及其即世也乃
遺誡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敬謝
諸弟子夫出家為道至重至難不可
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
縈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有已所謂

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

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背道徇俗
縈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有已所謂

難者絶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
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
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
名曰道人道人者行道人也行必可
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為法則不
貪不諍不讒不慝學問高遠志存玄
默是為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
除精魂故得君王不望其報父母不
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揖捐妻減
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恨者
以其志行清潔通於神明憺怕虛白
可奇可貴故自須荒流道法遂替新
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著邪忘其真
實以小黠為智以小供為足飽食終
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
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
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
可深思無常之限非旦則夕三塗苦
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申示有
情之流可為永誡其一曰卿巳出家
永違所生剃鬚毀容法服加形辭親
之日上下涕零割愛崇道意陵太清

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在
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

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在
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

織迹遂盈師友慚耻凡俗所輕如是
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精
其二曰御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
勵志杲清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羣金
玉不貴惟道爲務約已守節甘苦樂
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趍
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
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
友蚩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
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其三曰御已
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疎清淨無欲
吉則不歡凶則不慼超然從容嶷然
離俗志在玄妙軌真守撲得度廣濟
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染濁室爭
長短錙銖兩斗斛與世同利何異僮僕
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
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沐其四曰
御已出家号曰道人父母不敬世帝
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
敬不計富貧尚其清修自利利人減
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報
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

死入太山燒鐵爲食融銅灌咽如

善之重一者七所如何怠慢不能雜
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

死入太山燒鐵爲食融銅灌咽如
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改自
新其五曰卿已出家号曰息心穢雜
不著惟道是欽志參清潔如玉如
氷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蒙祐并
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沉縱其四
大慾其五根道德遂浅世事更深如
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誡約幸自開
神其六曰卿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
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
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復反入
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
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典謨其
七曰卿已出家不可自寛形雖鄙陋
使行可觀衣服雖麁坐起令端飲食
雖踈出言可飡夏則忍飢冬則忍寒
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不妄
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
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
識一切蒙恩今故戒汝各宜自敦其
八曰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多少
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
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

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

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
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然日一無所成

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
端情其九曰卿已出家永違二親道
法革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
欣邀介絶俗超出埃塵當修經道制
已履真如何無心更涤俗因經道已
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称師
友致累悉恨曰夥如是出家損法辱
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安有弟子慧
影寳貴並刻名隋世影傳燈大論継
踵法輪汎迹人間情多野外著傷學
存廢猷脩等三論傷學除謗法之愆
存廢防奸求之意猷脩令改過服勤
並藻逸霞爛煥然可遵後來開皇
末歳貴説閲羣典講律為務見晋世
支敏度合五家首楞嚴為一本八巻
又合三家維摩經為一本五巻隋沙
門僧就合四家大集為一本六十巻
貴乃合三家金光明為一本八巻復
請崛多三蔵譯銀主陁羅尼及屬累
品以之成部沙門彦琮重覆梵本品
部斯具焉
釋僧勐未詳氏族住新州願果寺周
武季世将喪釋門崇上老氏受其符

録凡有大醮帝必具其巾褐同其拜

武季世將褒釋門崇上老氏受其符

錄凡有大醮帝必具其巾褐同其拜
伏而道經誕妄言無本據國雖奉事
未辨撿校遂不遠鄉關躬闡帝闕面
陳至理以邪正相參澆情趣競未辨
真偽更遞毀譽乃著論十有八條難
道本宗又以三科釋其前執賢聖既
序凡位曉然其詞略云勔以世之濫
述云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
為說經戒喜作佛教化又稱是鬼谷
先生撰南山四皓注來善尋者莫不
信從以為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
可訶況是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
真人世老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
義翻厚老子意者勝人達士不出此
言將是無識異道謗讟佛法假託鬼
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
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
妄作若凶老君所誡此之巨患增長
去途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內
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述本迹故
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為上
上類例皆是聖李老之傳為中上類
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

則賢聖天分優劣自顯故魏文之博

例皆是賢何晏王弼太老未及聖此

則賢聖天分優劣自顯故魏文之博
悟也黃初三年下勅太告豫州刺史老
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譙郡為孔
子立廟成奉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
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
此祠之興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賢人
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
輙往瞻視而樓屋傾頹儻能壓人故
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未整頓恐小人
謂此為神妄往禱祀違犯常禁宜宣
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程露久
矣世多愚人不尋前達故有此弊耳
今者據年月羣達誠言區別人世并
內經外典並對修例覧詳卷首邪正
自顯雖復著論周世垂名朝野通人
罕過終以事迷竟不行用及後法毀
逃難不測所終
釋僧猛俗姓段氏京兆涇陽人姿陰
都雅神情俊拔童孺出家素知希奉
聰慧利根幽思通遠數十年間躬事
講說凡有解悟靡不通練昔魏文西
位勅猛在太寢殿闡揚般若貴室咸
仰味其道訓周明嗣曆詔下居住天

宮亦知十地又勅於紫極文昌二殿更
事說法當時百辟問對酬答無窮萬

宮亦弘十地又勅於紫極文昌二殿更
互說法當時旨延問對酬荅無窮黃
巾之徒紛然搆聚猶乃徐搖談柄引
敵深濁方就邪宗一一窮破故使三生
四見之語並屈當時尤始真文之經
粉碎曩由天師徒侶凡解無張道俗
肅然更新耳目初帝始齊三教猶分
為九十五門後退一乘更進三十有
生之善詞甚崇粹學觀所歸既不
預帝覽遂淪俗侶猶退屏人事幽栖
待旦隨文作相佛日將明以猶年
德俱重玄儒湊集追訪至京令崇法
宇於大象二年勅住大興善寺講揚
十地寺即前陟岾寺也聲望尤著殊
悅天心尋振為隋國大統三藏法師
委以佛法令其弘護未足以長敍權
固亦光輝耀種移都南頓寺亦同遷
於遵善里今之興善是也名雖居隸
而恒住雲花最徒課業以開皇八年
二月四日卒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
初將大漸深照若空話言盈耳翕然
欲絕語衆曰吾其去也遂即神遷時
貴其置上[illegible]垂于滅東爲頭穴刻
石立銘于雲花寺今猶存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護法篇上